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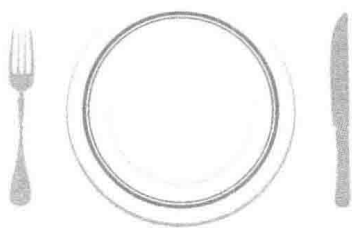
皇室料理番

杉森久英



皇室料理番

〔日〕杉森久英 著 周若珍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皇室料理番 / (日) 杉森久英著 ; 周若珍译. 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8.1
ISBN 978-7-5442-6325-2

I. ①皇… II. ①杉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793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: 30-2017-114

TENNO NO RYORIBAN by Hisahide Sugimori

Copyright © Hisahide Sugimori

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2 by SHUEISHA Inc.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.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皇室料理番

〔日〕杉森久英 著

周若珍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陈文娟

装帧设计 李照祥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313千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325-2

定 价 49.6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 目录
CONTENTS

胸中燃烧的火焰	1
直窜天际	29
不屈不挠	56
法国热	101
忍耐的极限	140
新马铃	171
塞纳河畔	210
皇宫之中	267
战前与战后	355
参考文献	384

胸中燃烧的火焰

1

这孩子从小个性就倔强。每次想要什么东西，会一直大哭大闹，东西没到手绝不罢休。

不管是骂他、哄他，还是给他别的东西，他都不接受。因为他想要的东西非常明确，不能用其他的东西替代。

这个孩子十岁的时候，忽然说想当和尚。

双亲吓了一跳。虽说他是次子，没有继承家业的职责，但是当和尚未免也太不体面了。和尚又称为出家，不是一般人能从事的职业。古书里也写到“法师就像木材的边角料”，根本不把和尚算在“人”的范畴内。

大人们问孩子，你该不会才十岁就看透了人世间的无情，或是顿悟了吧？但他都答不出来。

其实他只是憧憬和尚的外表。他的小学同学当中，有一个在寺庙当小沙弥的孩子，平常举手投足都很优美，看起来相当有涵养。在法事等活动上，那位同学总是静静地跟在老和尚身后，那景象简直像一幅画，高雅极了，因此他也想变成那样——这是他真正的动机。

一旦对和尚心生向往，他就再也按捺不住，开始吵着要当和尚，

跟他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

他的双亲伤透了脑筋。虽然经常耳闻有人因为家境穷困把孩子送去寺庙，以减少吃饭的人口，但他们家明明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，实在没必要把他送去当和尚。

于是，他的父亲周藏前往菩提寺，找住持商量。

“这还真是奇特。这孩子这么小就懂得坚持自己的心意，或许就是所谓的有佛缘。从你的话听起来，他应该是个很聪明的孩子，说不定日后会成为一位高僧。”

住持告诉他修行非常艰辛，试图说服他改变心意，没想到却适得其反。

“那么就拜托您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寺院属于净土真宗，如果要修行的话，禅宗或许更适合你。”

住持如是说，并介绍了一间熟识的禅寺。这座禅寺地处深山，历史悠久，镇上的人都称它为“山之寺”。

决定出家后，必须进行剃度仪式，也就是跪坐在寺院供奉的释迦如来佛像前，诵经、礼拜之后，再请师父为弟子剃发。这时，弟子才能得到法名，穿上袈裟，正式成为和尚。

孩子身穿白衣，坐在正殿中央，闭目合掌。在穿着金缕袈裟的住持引领下，伫立在两侧的众僧一同吟诵佛经，经文仿佛渗入了他的身体。

袅袅香烟宛如五色云彩，令人觉得仿佛要被带往极乐世界，甜美而悲切的法喜之泪顺着脸颊温热地流下。

仪式依序进行，他的心情如在梦中，最后终于到了剃发的阶段。就在住持手中的剃刀触到头皮的时候，孩子忽然大吵大闹起来。

“好疼、好疼。如果当和尚这么疼，那我不当了！”

孩子站起来，从正殿夺门而出，钻过山门，跑过长长的参道回家去了。

接下来是一阵骚动。竟然有小沙弥说剃度会疼而逃走，这真是前所未闻。寺院派了使者来到孩子家里，与双亲商量该怎么处理才好。

周藏一开始虽然反对孩子出家，但事情都进展到了这个地步，才突然说反悔，对不起的人实在太多了。

“你快好好向师父道歉，请他让你回寺院去。”父亲说。

“我不想当和尚了。那么疼，我忍不了。”

但孩子却这么说，丝毫不为所动。于是，全家人只好一起压着他，由周藏硬是帮他剃了头。

剃了光头之后，孩子觉得又清爽又自在，凉快极了。他喜欢的本来就是和尚的外貌，因此并没有感到不高兴。他很快就恢复心情，回到寺院去了。

他的法名是笃有。这个名字从他的本名笃藏中取了一个“笃”字。

对笃有而言，寺院的生活其实并不辛苦。他天生体格强健，也不排斥粗活，又一刻都静不下来，所以即使工作繁重，也不以为苦。

早上四点起床，在井边洗完脸后，便穿上衣服，到正殿念经。这是所谓的早课。

早课结束后便是早餐时间。早餐是白粥、味噌汤以及酱菜等简朴的饮食，但在当时的日本，无论到哪里吃的东西都差不多，再豪华一点就会被视为奢侈，因此并非只有寺院才吃粗茶淡饭。

这里的味噌是寺院自己做的，每年都会制作一大桶，不像一般市售的味噌，会添加其他东西或是偷工减料，而是货真价实的美味。即使没有其他配菜，光喝味噌汤也令人心满意足。

吃完早餐后，笃有便带着便当去上学。笃有上面有三个师兄，他们都已经毕业了，目前还在就学的只剩下笃有。当时的义务教育到四年级，因此笃有不能辍学。不过，与其说是义务，倒不如说是权利更贴切。

放学后，笃有的师兄们会教他读经。经文有很多种，比如《舍利

礼文》《般若心经》等，全都得用汉文读，因此笃有完全无法理解经文的意思。但即使不懂意思，也非得背下来不可，所以他拼命地背诵。一开始背得不熟，但不断重复背诵之后，他也渐渐记住了。笃有其实是个头脑很好的孩子，进步得很快。

读经结束后，接着是练习写字的时间。和尚的字如果写得不好，会遇到许多问题。例如受人请托取法名时，万一写出的字太丑，会很丢脸。虽然习字的要求比较严格，不过笃有在这方面挺有天赋，经常受到和尚的称赞。

晚餐的菜色也很简单。除了和早上一样的白粥与味噌汤之外，还多了一道用豆腐或油豆腐、马铃薯及茼蒿做的炖菜。

最令人期待的，就是跟着和尚一同前往檀家举行法事了。小沙弥会被安排坐在和尚的身边，与和尚一样，享用附有二膳的餐点。有豆皮、竹笋、油炸豆腐、香菇、真姬菇、菊脍、芝麻豆腐等平常菜肴中少见的食材，令人期待。而热热闹闹地盛着金桔甘露煮、花橘（将橘子横向切开，截面切成花朵形状）与醋渍苹果、醋渍莲藕等的一道菜，更是能满足食欲。

和尚经常受到招待，但小沙弥并不是每次都能一起用餐。有时候和尚会自己一个人出门，大多数时候也都是师兄们陪和尚去，鲜少轮到最小的小沙弥。

不过，处于底层的人也会发挥属于底层的生活智慧，经常能找到补充营养的方法。

笃有有时从香油钱箱中偷出两三钱，去镇上的糖果店买糖果吃。明治时代，一钱可以买到十颗糖球，能够满足发育期孩子旺盛的食欲。

和尚也许早就发现，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。在和尚还是小沙弥的时候，或许也做过同样的事。只有孩子才会以为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。

“山之寺”名副其实位于深山里，从山脚下到山门之间，是一条必须扶着岩壁前进，绵延约八丁（约一公里）的山路。山路两旁矗立

着绿荫苍苍的杉树，让这里即使在白天也十分阴暗，空气凉爽。

在这条山崖小路上，间隔相等地伫立着八十八尊地藏石像。有一位虔诚的老婆婆每次来参拜时，会在每一尊地藏菩萨前点香，并各放两三粒金平糖供奉，一边礼佛，一边往山上爬。

笃有在山上—看见老婆婆的身影，便大喊：“来了！”

接着和其他小沙弥一起顺着寺院后方的小路跑下山，将老婆婆刚刚供奉的金平糖全部拿走。就算每尊佛像前只有两三粒糖，八十八尊地藏菩萨前的糖加起来，用双手也几乎捧不住。

“佛祖的惩罚很可怕哟。”

同伴显得有点畏惧，笃有却若无其事地说：

“什么嘛。地藏菩萨早已享用了老婆婆的心意，这不过是个空壳罢了。就算丢在那里，最后也只是进了狐狸或狸猫的肚子。用这些糖果来滋养我们佛门弟子的身体，功德才更大呢。”

这位老婆婆是笃有他们村里的警察局长的家人。局长原是武生藩士，担任过大名^①的武术教练，是个蓄着一脸大胡子、充满威严的人。老婆婆也不愧是武士之妻，散发着一股威风凛凛的气质，让人不敢靠近。

这位老婆婆的孙女，也就是警察局长的千金——八千代小姐，和笃有就读同一所小学，比笃有低一年级。

笃有的村子现在虽然被划在武生市内，但原本是日野川流域的农村的一部分。住在这里的，都是早已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的农夫。其中唯一的外来客，就是警察局长仓岛权太夫一家。他们的生活流露着士族的威严，备受村民敬畏。

比如，村里的小学生平常都穿着满是补丁的短和服，不穿袴，趺

①日本江户时代，封地一万石以上的武士称为大名，后文出现的旗本，指封地一万石以下，且有资格谒见将军的武士；御家人指封地一万石以下，但没有资格谒见将军的武士。

拉着粗糙的草鞋去上课，但是局长千金总是穿着清爽的和服，以及折痕笔挺的红色袴。她的头发总是梳成烟草盆式的发髻，系着红色的蝴蝶结。在家里，她则穿有红花紫花图样的绉绸坎肩。她的模样恰如东京杂志的刊首插画里的人物，仿佛一朵盛开在一片野菊花中的白百合，高雅而清纯。

八千代小姐的脸蛋也很标致。她的父亲——警察局长的长相，就像在仁王的脸上泼了漆一样吓人，但是她却气质出众，每个人都疑惑为什么这种父亲生得出这样的孩子。

她的肌肤就像刚剥壳的水煮蛋那般白皙细嫩，眉毛细匀，眼眸又黑又圆，鼻子尖挺，嘴唇鲜艳红润，是个典型的美女。她最大的魅力是眼角和嘴角那淡然而从容的微笑。或许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柔与亲和力，只是自然地流露在外，而她自己根本没有注意到吧。只要看见这抹微笑，无论是心肠多么扭曲的人，想必都会忍不住给她一个笑容。

八千代小姐比笃有低一年级，因此他们并没有一起玩过，也没有讲过话。但这毕竟只是个小村庄里的小学，笃有每天都会在下课时间和她在走廊的拐角擦身而过，或是在运动场上相遇。

每次遇到八千代小姐，笃有的心都会跳个不停，背脊仿佛蹿过一道电流，双脚发抖，很想当场蹲下来。他当然做不出这么丢脸的事，总是挺直腰和膝盖，咬紧牙关，走过时故意不去看八千代小姐，然而他的内心却像火灾现场一样纷乱。

不知道八千代小姐究竟有没有察觉笃有的心思，她在与笃有擦身而过时，总是投来温柔的笑容，让笃有不禁心想：八千代小姐可能不讨厌我吧？

不过，笃有才十岁。一个十岁的孩子，不论心中燃烧着多么热切的念头，应该也不会有人当一回事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更加悲伤。

这种悲伤的心情，和他偷走八千代家老婆婆供奉给地藏菩萨的金

平糖的心理，其实并非毫无关联。正因为老婆婆与他幼小心灵倾慕的对象有关系，他才想偷走那些金平糖。他的动机并不只是想吃甜食，或是单纯想恶作剧，这种行为和偷窃女性贴身衣物的心理或许有些相通之处。

老婆婆平常总是一个人来参拜，但在某个炎炎夏日，她罕见地带着八千代小姐一起来了。当时正值暑假期间，八千代小姐又刚好在家，所以老婆婆就把她当作聊天的伴儿，带着她一起来了。

师兄从山上眼尖地发现后，便大喊：“笃有，金平婆婆又上山来啰。今天她好像还带着一个女孩子呢。喂，快去把金平糖偷来吧。”

假如是平常，笃有一定会打断师兄，大喊：“终于来啦。”同时拔腿就跑。可是今天，他只说了一句“不去”，动也不动。

“为什么今天不去？”

“没有为什么，反正我今天不去。”

“你知道不听师兄的话，有什么下场吗？”

师兄卷起袖子，挥出一拳。禅寺就像相扑界或军队一样，师兄握有绝对的权力，要是不服从，就只有接受制裁的分。

师兄扬起拳头试图逼近笃有，笃有立刻从平时带着上学的笔袋中拿出一把削铅笔用的小刀，反握在手里。

“要来打一场吗？”

看见笃有摆出要打架的姿势，师兄害怕起来。

“喂，别拿刀。很危险……”

“管他危不危险！来啊！”

“喂，我说这样很危险……”

师兄脸色苍白地落荒而逃，但笃有追了上去，把他逼到走廊的角落。

“以后你都必须听我的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听就是了，饶了我吧。”

只要牵扯到女人，就算是弱者也会反抗，成为强者——师兄失败

的根源，就在于他不了解男人这种心理的微妙之处。

2

山中寺院的小沙弥生活，对笃有来说并不算太辛苦。

禅寺里没有女性，他得做在一般家庭中由女性负责的烹饪、洗衣、裁缝、打扫等工作，除此之外，也必须做男性应该负责的辛苦活儿。不过对年轻又充满活力的笃有而言，这些活儿并不那么吃力。

笃有个性急躁，总是能敏锐地察觉各种事情，并且迅速作出反应，抢在别人之前行动。他明明是最小的，却凡事都比师兄抢先一步去做，因此惹得师兄讨厌，骂他爱出风头。但自从因为金平糖的事拿着小刀追着师兄跑之后，笃有就掌握了主导权，再也没有出现遭到师兄欺压的情况。

非但如此，师兄还必须得看笃有的脸色。无论是多么了不起的人说的话，只要笃有不高兴，就会说：“不干！”任谁都说不动他。假如没有事先打探一下他的心情，事情就很难进行下去。

在学校，笃有也很爱恶作剧。班主任虽想通知家长，但即使把通知单交给笃有，他也不可能转交给父母，班主任便拜托邻居家的孩子转交家长通知单。

笃有发现这件事后，便在途中埋伏，试图把通知单抢走。邻居家的孩子很害怕，便爬上了路边的一棵桑树。笃有说：“好，你等着瞧！”

他把附近肥料堆的粪便搬来，倒在桑树底下，又涂在树干上。树上的孩子想下来也下不来，于是放声大哭。

干了这些事情，笃有很晚才回寺院。他摸黑抵达寺院后，和尚便开始絮絮叨叨地说：“你跑到哪儿去玩了？”笃有一直听到双脚开始发麻，才被允许去吃晚餐，这时大家都已经吃饱了。

寺院后方的山崖上立着历代住持之墓。这所寺院建于应永二年

(一三九五年)，至今已历经三十多代住持，崖上自然也有这么多上人的墓。这片墓地是这所寺院最神圣的区域。这三十多座墓碑高度大约到笃有的胸口，形状就像倒插的蒜头，上端浑圆饱满，下端较细，头大身小。墓碑底部应该是固定在基座上的，但看起来似乎轻轻一推就会倒。

笃有对这些墓碑好奇得不得了。为什么要把墓碑制作成这种形状呢？重心在上方，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则，让人看了也心情不安稳，简直就像在对人挑衅：“你推一推，看看会不会倒下？”

一天，笃有抗拒不了诱惑，于是推了推其中一块墓碑。

起初墓碑纹丝不动，但推了几次后，便开始有点手感了。笃有利用反作用力，以固定的节奏反复地推，墓碑的反弹越来越强劲，吓人地摇晃起来。

最后一推，墓碑终于脱离了基座，颠了个个儿滚落下去。崖下是一片竹林，墓碑撞上竹子，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。

“哈哈，不论多重的东西，只要利用反作用力，一直不断地推，就可以推动了。”

笃有宛如发现了一项伟大的物理法则一般，心情极佳，于是将墓碑一个接一个地推倒。

这件事成了寺里的大问题。这和窃取香油钱或摸走金平糖截然不同。他亵渎了寺内的圣地，这是法难。他罪大恶极、罪孽深重，简直是佛教之敌。

寺院立刻派人通知他的父亲周藏：“我们判断令郎没有佛缘，因此将他逐出佛门，请立刻将他接回。”

于是成为得道高僧的梦想，只维持了一年多就破灭了。

笃有被逐出寺院、回到家里，名字又恢复为原本的笃藏，不过还是一样调皮捣蛋。

一天天气晴朗，笃藏想做些好玩的事，于是走在村子里，四处找寻恶作剧的机会。

忽然，他发现有人躲在路旁稍远处的树丛中。透过树叶缝隙一看，原来是住在村外破烂小屋里的老乞丐正在出恭。乞丐仰望着蓝天，仿佛沉浸在无忧无虑的快感当中。垂在他双腿之间的东西形状像极了笃藏前阵子推倒的墓碑，只不过重心在下。

笃藏看见后，便涌起一股推倒他的冲动。他的内心或许隐藏着一种本能，只要看到这种形状的东西，就想去推。

笃藏找到一根竹棍，蹑手蹑脚地接近老乞丐，一个猛子将他推倒。

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老乞丐吓了一跳，“啊”地大喊了一声，便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粪便上。

他立刻发现了加害者，于是猛然袭向笃藏。

笃藏溜烟地跑走，直冲进家门。乞丐也闯了进来，大声嚷嚷：“快，把这家的坏孩子给我交出来，我要把他送到警察局去。”

此时周藏出来讲情：“老爷爷，请原谅他吧。我这就给你下跪道歉了……”

笃藏的父亲平时经常施舍这个乞丐食物和钱，乞丐面露难色：“老爷子，平常是平常，今天是今天。我绝对不原谅他。我可以把你以前给我的全都还你，但你也要让我把令郎带走。”

笃藏躲在储藏室的角落，缩着身子，竖起耳朵听着乞丐的怒斥。

要是被他带走，会被送到警察局吧。我不怕警察，可是局长是那位像女神一样的八千代小姐的爸爸。万一我被送到八千代小姐的爸爸面前，这件事一定会传进她的耳朵里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去死……笃藏躲在储藏室的角落直发抖。

乞丐这天最后虽然死心回去了，但第二天又来家里大吵大闹，要他们把坏孩子交出来。看来他真的很生气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万一不小心被他逮住，可不知会吃上多少苦头，

所以笃藏跑到嫁到武生市区的姐姐家避了一个星期。姐夫家在车站前经营雨伞店，店面很大，有地方让笃藏容身。

十一岁的春天，笃藏从小学的寻常科毕业，进入了高等科^①。当时的义务教育只有四年的寻常科，家境清贫的孩子毕业后，可能就在家帮忙打理家业，或是出去工作。不过高滨家一直是村里的大户人家，他不需要一毕业就立刻出去工作。

高滨家在旧藩时代，是担任“十村”的人家。所谓十村，是管理邻近十个村庄的职位，相当于其他藩的大庄屋或总庄屋。这个职位比一般的庄屋还要高一等，因此他们家的大门是充满威严的长屋门，他们住在白色围墙环绕的宅邸中，过着富足的生活。

不过笃藏是次子。在当时的继承制度下，无论家中财产多么庞大，继承权也全在长子手上，次子连一文钱都拿不到。就算能分一杯羹，也是家里给的恩惠，而不是权利。

长子周太郎才学出众，备受称赞，在东京的大学读法律。他应该是打算未来当个律师，回到乡里来开业。

届时，笃藏就必须离开这个家。他不能永远在家里白吃白喝。那么，他该做什么呢？

去念书，以后当个官员或是去公司上班，还是去学校当老师？

他虽然自认为头脑不差，却非常讨厌坐着静静看书写字。

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，他的注意力也经常被窗外的蝉鸣、鸟叫或是犬吠声吸引过去。假如是在河里钓鱼、游泳、追蜻蜓或蚱蜢，笃藏花上一整天也不腻烦，但就是没法坐下来读书。

然而他知道总有一天必须离开这个家，也非常清楚，想在世上生存，就必须学会某种技能。他以前之所以想当和尚，除了向往和尚的打扮之外，也想找到一种方式维生。

^①日本旧式义务教育分为寻常小学和高等小学两个阶段。

一天，嫁到大阪的姑姑回来了。

“大阪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，姑姑？”

面对少年的问题，姑姑回答：“这个嘛，大阪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哟。俗话说‘穿在京都，吃在大阪’，那里有很多美食。只要有钱，就可以随便吃。”

“大阪人都很有钱吗？”

“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很有钱，不过有钱人真不少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能赚大钱？”

“堂岛这地方有个米市，听说有许多人因为在那里投资，从身无分文变成了百万富翁。”

于是，少年心中燃起了前往大阪的憧憬。到大阪去投资，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，他无时无刻不放在心上。

他告诉父亲想去大阪，父亲却不搭理他。父亲说，就算去投资，也一定会赔钱。

可是他仍然不死心。一旦下定决心，不管怎样都无法让他改变心意，这股倔强和他想当和尚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从父亲的立场来看，这当然是胡来。靠着投资成功的人，几万人当中才有一个。他认为对儿子来说最安全的路，就是到合适的人家去当养子；假如对方家里有女儿，那么就入赘那户人家，继承他们的家业。这样一来便不需要资本，风险也比较低。

然而笃藏说什么也不肯打消去大阪的念头，最后竟图谋偷偷离家。他留下了一封信，也搭上了火车，没想到父亲早就察觉，派人到武生的下一站把他拎了回来。

笃藏当然不会因为这点挫折就放弃初衷。这次他慎重地计划，先搭上与大阪方向相反的火车，经过两三站之后下车，再跳上反方向的火车，终于顺利抵达了大阪。

他在大阪的姑姑家住了一个月左右，父亲便来接他，把他带回家了。

在这个时候，笃藏想靠投资赚大钱梦想已经熄灭。因为在大阪游手好闲的那段时间，他隐隐约约地明白想当个投资客，他的年纪还太小，经验又不足，而且投资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当的。

从大阪回来之后，另一种不同的命运在等待笃藏——有户人家提出，希望收笃藏为养子。对方在武生市区经营一家餐厅。虽说是餐厅，却不是让客人在店里用餐的那种，而是承接婚礼、法事、宴席以及餐盒等的订购，进行外送或是外烩的餐厅。

这家餐厅的店名叫八百胜。也许他们原是蔬果店，兼营餐厅，结果反而把餐厅变成了主业。

八百胜基本不论人数多少、金额多寡，只要有订单就接。他们的客户大多是定期大量订餐的政府单位、学校和公司等。其中一个老客户是靖江的连队。靖江是一个与武生相邻的旧城，步兵第三十六连队就驻扎在那里。不过他们向八百胜订购的，并不是给士兵们吃的餐点。士兵们的餐点是士兵在连队的厨房自己烹煮的。他们向八百胜订购将校集会所举办宴会及聚餐时所需的餐点，也就是高级料理。

成为八百胜的养子后，过了一个星期，笃藏带着仆人梅吉前往连队交货。

一名士兵前来迎接。他穿着从胸口盖到膝盖的大围裙，用漂亮的东京腔说：“你是八百胜的人？我以前没见过你啊，你是哪位？”

随侍在旁的梅吉说：“这位是我家少爷，他到我们家来当养子……”

说完，梅吉又告诉笃藏：“这位是田边军曹，是这里的主任。”

田边军曹说：“哦，原来你是少爷啊。你看起来年纪好像很小，做菜的功夫如何？”

“是，我还一窍不通，但会努力学习的，请您多多指点。”

还是个高年级小学生的笃藏说出这番话，稍嫌老成了些，但这是家里教他讲的，毕竟他未来要继承八百胜，这点客套话当然得会说。

笃藏从刚才就对一件事非常好奇：这里飘着一股很香的味道——